

• ENSEMBLE STARS!! •

# MELLOW DEAR US

**Chocolat Assort**

MELLOW DEAR US  
A Secret Original Scenario

KOJIKAI JUIS  
KUON MASHU



MADOKA NOZOMI  
TSUZURA CHITOSE

 **MELLOW DEAR US**   
**Chocolat Assort**

A Secret Original Scenario

**MELLOW  
DEARUS**  
Chocolat Assort

**ENSEMBLE STARS!!**

成為最能回應  
你心意的No.1 Torte

小鹿 爵斯   
*Kojika Juis*



#### PROFILE

性格自信沉穩，無論何時都保持冷靜。  
善於同時運用與生俱來的體格優勢以及  
豐富多變的表情令人為之著迷。  
「MELLOW DEAR US」的隊長。作為  
表演擔當的主唱。

- 身高 —— 180cm
- 體重 —— 66kg
- 年齡 —— 21

對僕人溫柔相待的  
Ganache大人

圓果 望見

*Madoka Nozomi*



• MEMBER PROFILE •

#### PROFILE

性格高傲強勢，面對粉絲時，作為表演的一環會刻意採用女王般的舉止。  
「MELLOW DEAR US」中作為視覺擔當的主Rapper。

● 身高 — 176cm

● 體重 — 59kg

● 年齡 — 20

擅長炒熱氣氛的  
Flødeboller

久遠 舞珠   
*Kuon Mashu*



#### PROFILE

性格爽朗容易親近。馬戲團出身，善於運用身體動作輕盈靈活的優勢。

「MELLOW DEAR US」中作為舞蹈擔當的主舞者。

● 身高 —— 170cm

● 體重 —— 56kg

● 體重 —— 23



柔和甜美的  
Brownie

甘樂 千歲   
*Tsuzura Chitose*



#### PROFILE

性格開朗舉止溫和。總能吸引諸多粉絲的熱情視線。

能配合當下氛圍巧妙表現溫柔甜美的歌聲。

「MELLOW DEAR US」中作為視覺擔當的全能型成員。

● 身高 —— 175cm

● 體重 —— 57kg

● 體重 —— 24

01

因為是每天都想吃的Torte

小鹿 爵斯

08

02

那塊Ganache有毒

圓果 望見

16

03

無重力下的Flødeboller

久遠 舞珠

24

04

反正Brownie也不明白

甘樂 千歲

33

01

因為是每天都想吃的Torte

小鹿 爵斯



## 因為是每天都想吃的Torte

在我家裡偏愛是義務。

甚至還有為此準備的教育課程哦。

腦子不正常吧。哈哈。

正處於叛逆期或者說是青春期的時候，我曾將別人的家庭和自己的兩相比較，繼而感到疑惑，我家裡是不是很離譜？是不是不太正常？甚至為此鬧脾氣。

啊啊不，準確來說家裡認為我現在也一直在胡鬧。

所以，幾乎算是被逐出家門，才得以像這樣隨心所欲地活著。

倒不是現在能理解了，或者說覺得無所謂～

只是我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和解點。

與家族裡扭曲的傳統和解。

\* \* \*

「不是，偏愛是義務這話到底什麼意思？」

久遠一邊問，一邊滋滋作響地吸著某種像草莓奶昔的可愛飲料。

那天真爛漫的言行舉止還有娃娃臉，就算說他剛從某所純樸的小學過來，都會一不小心信以為真。

然而耳朵上又打了耳洞，就像哪個幫派來的。

純真和滄桑恰到好處混合在一起的他，名字叫做久遠舞珠。

「年輕人特有的那種匪夷所思的自我剖析，大叔我聽不懂哦～搞不懂哪裡離譜，甚至搞不懂你說的離譜是什麼意思。」

從這奇怪的自稱就能得出，久遠的通稱是大叔。

而且他也喜歡被這麼稱呼。真是個奇怪至極的傢伙。

不過在舞台上會好好表現，私下裡就隨他喜歡吧。

「簡單來說就是——」

這是我平時經常光顧的咖啡廳。

不，準確來說每一座城市的每一家咖啡廳，對我來說都是喜歡、常去的店。

不過其中這家店，是我個人最近尤為喜歡的。

可能是因為老闆性格乖僻（這種店最近總是轉眼就在網路上遭遇眾人批評繼而門可羅雀），店裡總是沒什麼客人這點很不錯。

就算和奇怪的傢伙們聊些奇怪的話題，也不太會引發騷亂。

我自認為是個沒什麼特殊之處的普通人，但不知為何聚集在我身邊的人一個個都有怪癖。

只是正常走在街上，都會莫名引起關注。

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最近我們作為偶像大受歡迎。

所以還被叮嚀不要太常外出。

不過無所謂～

我會按照自己心意去做。

目前一直都是這樣，也很成功，所以沒什麼關係吧？

「你知道我家裡算是有些歷史的貴族門第吧。」

「嗯，雖然沒有正式聽過。」

可能是喝含糖飲料而胃酸逆流，久遠打了個嗝，然後有點難為情地摀住嘴巴。真是一舉一動都很可愛啊。明明還自稱大叔。

「不過從言行舉止的細節中，看得出來爵斯的教養很好哦。你身上有種馬戲團長大  
的大叔我散發不出來的，所謂氣質那類東西？」

「久遠也規矩地穿上西裝遵守禮儀的話……算了恐怕不行，大概會像七五三儀式上  
的小孩子。」

「對對，大概藏不住大叔味。」

「我不太懂你口中的『大叔』具體是怎麼定義的。」

「說起來，感覺你好像在以前的某次採訪裡回答過家族相關的問題。唔，是叫絕什麼呢，名字很像怪獸——」

「ZK財閥。是個歷史悠久，戰後從日本流落到這裡的世家，我家算是分家。」

不過我對家族歷史背景沒什麼興趣，所以並沒有詳細調查。

這麼一想，我也沒資格說那位對一切都不感興趣的圓果什麼了。

一想到自己和他一樣，就覺得作為人類來說問題還蠻嚴重的。還是反省一下吧。

「據說是遭到所謂的財閥解體政策波及開始走下坡，如今國內已經由另外一個叫做  
天祥院的財閥拿到了霸權。」

「啊，大叔我聽說過。你看，這個紙杯也是天祥院製造。」

「他們涉足各種行業。」

「比較著名的是航空公司和零食公司吧？咦，這些會不會純粹是旗下公司什麼的？」

「總之，那個叫做天祥院的財閥——好像涉足的行業廣泛到什麼都做。最近和我們  
也並非毫無關聯，主要是在偶像業界十分活躍。」

「嗯，最近人們議論紛紛的ES什麼的，就是他們那派的吧？」

「哈哈。我們是不是也該多關心一點政治和經濟啊。」

「那種事不該由大人物去想嗎，比如爵斯的表兄弟什麼的？」

「那傢伙也不會有興趣。怎麼說呢，他是個只對概念性的事情感興趣的人。」

「概念性的事情？」

「比如愛之類的。」

「難道是住在少女漫畫裡的人嗎？」

「那種生物，能悠然自得活在汙穢的人間真不可思議啊。不對，何止是活著，甚至好像還想把剛才提到的ES捲進來，從而拿到霸權。」

「大家都出乎意料地喜歡概念性的事情啊。」

「比如愛之類的。」

我們莫名其妙地相視大笑，然後又莫名其妙的用紙杯乾杯。

啊啊，人生真是美好啊。

\* \* \*

「——新來的，你這傢伙是得到誰的許可，膽敢和余的爵斯卿卿我我的？」

突然，伴隨著氣呼呼的聲音，圓果出現在像個少女般嘻嘻笑著的久遠背後。究竟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難道是日本忍者嗎？

而且，我可不是圓果的所有物。

倒不如說正好相反吧？

「又想討論支配的話題嗎？你還真是很喜歡這個話題啊，爵斯。」

「喜歡討論這個話題的是圓果你吧？話說回來你突然冒出來幹什麼？」

「『難得開開心心地和新來的喝茶』，你是這個意思吧？啊啊好嫉妒，到底要怎麼做才能讓爵斯只傾心余一個人呢？」

「大叔我好像被嫌棄了～？好難過啊？」

久遠對於圓果的怪異舉動安之若素毫不驚訝（說真的，這個馬戲團長大對一切都見怪不怪的傢伙，氣量可不一般），說完這句話卻突然看往不同方向。

怎麼？見到幽靈了嗎？

「確實有個和幽靈很相似的人呢。喂～千歲總是這樣置身事外，不要一個人站那麼遠，來加入對話吧？」

「啊，嗯……不過沒關係，我只是看著就好。」

原來是我們四人組的最後一位——甘樂千歲在那邊，他彷彿很幸福般微笑著，靦腆地揮揮手。

姑且是我們當中最年長的這傢伙，偏偏言行舉止也莫名可愛。

「哈哈。請問，兩位在聊什麼？看起來很開心呢？」

「稍微聊了關於愛的話題。」

我邊說邊和久遠相視而笑，圓果當即不知從哪裡掏出菜刀，在自己和久遠之間晃來晃去。

「究竟是該死還是該殺，這是個問題。」

「你這是什麼討厭至極的哈姆雷特啊。」

我經常在想，這傢伙不要緊嗎？精神狀態真的正常嗎？

「好了別胡鬧快坐下吧。說起來我剛想起之所以叫你們出來，是因為覺得該討論下次工作的事情。」

「嗯。是呢。到了集合時間你們兩位還沒出現，大叔我都不禁懷疑是不是自己搞錯了什麼。」

把喝完的空紙杯輕輕丟進垃圾桶，久遠輕快地站起身。

「大叔我的飲品喝完了，要再去點一杯，順便也幫大家點吧。你們有什麼想喝的嗎？」

「余現在想喝新來的在痛苦絕望中流出的鮮血。」

「啊，那個，我不確定所以交給你來決定吧♪」

「我也是老樣子就好。」

「好過分啊～不要全員都以不同的理由給出令人困擾的答覆好嗎？」

聽完圓果、甘樂和我各自的答覆，久遠緊皺眉頭，但沒再多說什麼，直直走向櫃檯。

不過，只要交給他處理，一定會選到最合適的。

雖然久遠是我們當中最晚加入的，資歷卻是最長的。而且可能是因為在馬戲團長大，從某種意義來說人生經驗最豐富——所以很可靠。

他完全掌握了集體生活的關鍵。

說真的，我們對於這種人才簡直是夢寐以求。

畢竟說來慚愧，我屬於走自己的路對其他事情一概不在意的人，而圓果又是個異類，甘樂倒是個老好人可惜社交能力是零。

\* \* \*

我感恩戴德地望著大叔時，圓果伴隨著氣呼呼的聲音再度出現在了眼前。

「我，討厭，那傢伙。理應，處理，掉。」

「圓果，你怎麼突然智商退化了？」

「哈哈。望見先生明明比誰都聰明，但一涉及到爵斯先生就會變笨，這點還蠻可愛——嗯唔！？欸幹嘛，動用暴力嗎？可不可以別這樣？」

看著表情真的很委屈驚慌失措的甘樂，圓果嘆了口氣，把椅子挪到我旁邊坐下。距離是不是太近。不過算了。

「所以，你會和那個新來的徹底分手，然後和余結婚吧？」

「欸，怎麼回事，已經進展到那一步了嗎？緊張緊張……♪」

「不是，這到底是在說什麼啊？」

大叔～你快點回來啊～？

和這兩個人聊天，感覺自己簡直快要變成迫降外星球的太空人了吧？

「剛才不是說在聊愛什麼的——」

「不不那只是隨口一提的，或者說是聊天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只有我們能理解的玩笑。實際上，當時是在聊我那個有點一言難盡的家族。」

「啊，爵斯先生好像出身於類似貴族的門第對吧。」

明明可以坐在一起，不知為何甘樂卻刻意坐在旁邊桌子最遠的那張椅子上，慢條斯理地開口問道。不是，你聲音太小給我坐近點啊。

「也就是說余和爵斯身份相差懸殊，這份愛是不容於世的禁忌之愛對吧。真是令人熱血沸騰。」

「欸～好厲害～像愛情劇一樣呢，雖然我不確定。」

「……………」

「讓大家久等了～聊到哪裡啦？大叔我還能跟上話題嗎？」

回到席位上的大叔看起來簡直在閃閃發光。

\* \* \*

這位叫久遠的大叔帶著惹人喜愛的笑容，把飲品依次放在大家面前。

「來，望見需要冷靜一下，所以幫你點了冰咖啡。而千歲則正好相反需要打起精神，所以是熱巧克力。然後爵斯沒有給出提示，大叔我思考了一下後，覺得有點麻煩就放棄了，直接問店員你的『老樣子』是什麼，結果是普通的紅茶。」

「有你在總是能拯救我啊，久遠。真是多謝。」

「什麼？會不會有點太誇張了爵斯？」

「請不要當著余的面和新來的關係那麼好。余嫉妒得胸口都要裂開了。」

「盤踞在圓果心中的真是嫉妒嗎？該不會是寄生在人類身上的外星生物吧？」

話題扯得實在太遠，而且鬧劇也該告一段落，我決定繼續說下去。

反正家族裡的事情屬實無關緊要～，而且還想聊聊工作，就趕快把這個話題說完吧。

我把和久遠聊過的內容告知遲到的兩位（稍微看了一下時間，竟然遲到將近三個小時。簡直沒常識到反而令人深感佩服哦？），順便適當地補充了幾句。

「所以，我本家的ZK財閥，是個無論如何都當不上No.1財閥的可憐萬年老二哦。」

於是那些傢伙打算集中火力。

畢竟投入全部也贏不了天祥院財閥，不如專注於某個單獨的領域。

「哦～……好厲害啊，雖然我不太明白。」

「不對啊，千歲應該能明白吧。雖然千歲的事情無所謂，但印象中你總是在做各種嘗試，然後又失敗。」

甘樂和圓果意外地已經相識很久了。

所以這兩個外星生物偶爾還會勾結起來，真是麻煩。

「嗯。所以簡單來說，就是本家像甘樂一樣，原本想在所有領域獲勝卻頻頻失敗，所以想打造一個絕不可能輸給天祥院的領域。」

「那是什麼領域？比如名字的有趣程度？」

「不不，雖然將ZK財閥讀作絕景的諧音眼確實蠻有趣的。但並非如此哦，久遠。ZK財閥是想讓旗下的每一個人專精於某個領域。」

「啊，偏愛是義務原來是這麼回事？」

「正是如此。然後，誰偏愛什麼還不能憑藉自己的意願決定。上面會根據每個孩子的天賦等條件，擅自做出決斷下達指示強制執行。」

「萬一被強制偏愛生理上無法接受的東西，那可就是地獄了。」

「不是的哦，圓果。無論被強制偏愛的對象是什麼，都同樣是地獄。」

確實是地獄。

和ZK財閥相關的大多數人，都被強制塑造成偏執狂（Paranoia），漸漸精神失常。

人類根本做不到持續愛著僅僅一件事物。

有那麼多夫妻明明發誓終生相愛最終卻離婚收場，就是證據。

當然，也有很多夫妻確實會貫徹偏愛——或者說是純愛。

不，其實正因如此人類才能存續至今吧。

但是ZK財閥強制的偏愛，就如同所謂的包辦婚姻。擅自認定你和這孩子相配，不由分說地選出結婚對象。

然後終此一生，只允許愛那個被擅自決定下來的對象。

這種事情，能忍受的人寥寥無幾。

所以ZK財閥裡能保持正常的，可能只有湊巧與被強制偏愛的對象投緣，真的能一直愛下去的人——比如傳聞將會擔任本家下一位當家的天橋立大小姐。

還有分家那位瘋子表兄弟，可能因為本來就瘋得不輕，在被強制發瘋之後感覺反而顯得比較正常。

剩下的就是被上面遺棄，或者說放任自由的我了。

「順便一問，爵斯被強制偏愛了什麼？」

「大概是咖啡廳吧。總覺得爵斯常常泡在咖啡廳裡。」

「啊啊，原來如此……是這麼回事啊。」

他們各自亂說一通，但正確答案要保密。

事實上，我和我被強制偏愛的「包辦對象」，關係在世人眼中應該算是順風順水。我們是形影不離無可爭議的恩愛夫妻。

無論內部多麼搖搖欲墜。

我履行了義務，換來如今這樣還算自由的立場。

所以哪怕是欺騙，我今天也會傾吐愛的話語哦。

「好了。閒聊就到此為止，好好來討論工作吧。」

帶著笑容。

擺出幸福不已的表情。

「今天也來聊聊我們心愛的偶像吧。」

無論是多麼難吃的食物。

只要每天強調好吃好吃，並持續吃，總有一天會真的覺得好吃吧。

02

那塊Ganache有毒

圓果 望見



## 那塊Ganache有毒

「支配」這個辭彙是帶有偏見的。  
世上有太多這樣的辭彙。  
比如謊言、惡、怪誕，還有支配。  
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傢伙，從所謂道德層面出發，給這些辭彙打上過低的分數。  
這就是常識，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 \* \*

來講個故事吧。  
是余仍與世上大多數人相同，對常識深信不疑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不，說是「深信不疑時」恐怕不對。  
準確來說是余應該這麼做的時候。  
怪物唯有巧妙地偽裝成人類，才能在人類社會中存活下去。  
所以，余，也是這麼做的。  
為了活下去。  
正如那些延續生命至今、值得驕傲的祖先一樣。  
但是，當時的余是個國中生。  
正處於所謂的青春期、叛逆期。  
在日益膨脹的自尊心和剛剛萌芽的自我意識驅使下，余開始質疑周遭鋪天蓋地的常識。  
這是全世界的人類，在孩提時期都會患上的病症。  
在名為青春期的病症侵蝕下，余試著為周遭的一切重新打了分數。  
愛、友情、自由、正義、平等、公平。  
——這些都是普羅大眾給予高分的，閃閃發光的事物。  
但實際上該打多少分？  
憎惡、迫害、歧視、欺詐、盲信、從屬。  
——這些則是普羅大眾嘲諷貶低打上低分的，低劣不堪的事物。  
實際上又該打多少分？  
普羅大眾的標準無關緊要。  
反正誰都不會質疑那套打分方式，只是唯唯諾諾地相信罷了。  
那套標準不過是昔日的某個傢伙、人類這個物種，在余等出生以前就擅自決定的打分方式。

雖然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認為這就是正確的標準。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 \* \*

余試著做了個實驗。

國中教室，這個狹小的世界作為實驗場所真是再合適不過。

簡直如同沸騰翻滾的試管。

如果往裡面滴入毒液，會變成什麼樣的顏色？

「余是當選班長的圓果望見。」

余裝作被迫承擔麻煩職責的可憐受害者，滿臉不情不願地報上名字。

「雖然是抽籤運氣不佳接手的工作，但余會竭盡全力加油的。」

實際上，因為不想讓任何人察覺到余的目的，余在抽籤的箱子上動手腳時非常小心，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表面上來看，余就是運氣不好，受到神的作弄偶然當選班長的。

不得不處理老師吩咐的各種雜務，浪費青春做牛做馬。

完全是個承擔吃虧角色的可憐傢伙。

「大家一起和睦度過愉快的每一天吧。」

余面不改色地說謊，語氣音量都與說真話時別無二致，甚至鄭重地低頭鞠躬。

好了，實驗開始。

\* \* \*

「欺凌是極為惡劣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

某一天，余在眾人面前發表了這樣的演說。

像極了一板一眼的班長。

擺出正義使者的架勢。

滿口慈愛理論。

「所以，欺凌是惡行，大家不要再欺凌●△同學了。」

●△同學的本名，余已經忘記了。

話說回來，從保護隱私的角度來說也該隱去吧。

總之那個時期，全國的校園裡，不，甚至是成人社會裡，有種行為理所當然般頻繁發生，那就是——欺凌，也就是對弱者的迫害。

受到欺凌的對象是個長相不佳動作遲鈍格外顯眼的男孩子，但他並沒有理由被全世界人看不起，被當作罪犯般對待。

他被大家無視。

與此同時也受到輕侮和推擠，被當作發洩情緒的玩具。

「這是很過分的事情。是惡劣的行為。大家快停下來吧。」

他——●△同學躲在教室角落裡，也不知是因為羞恥還是感謝脹紅臉頰投來火熱視線，余朝他使了個眼色，語氣堅定地勸說著。

余擺出唯有余是站在你這邊的表情。

再加上我方才正確，應該昂首挺胸的態度。

「如果你們繼續欺凌行為，余會去告訴老師。」

余這樣威脅那群人。

當然，對多數派像這樣說出刺激神經的挑釁言論，下場將會如何簡直顯而易見。

從那天起，余也成了受到欺凌的對象。

\* \* \*

余和教室裡的多數派為敵了。

理所當然地，余在教室裡受到了孤立。

余試圖制止欺凌。這應該是正確的行為吧。

但是，理所當然地，這終究是世間通常意義上的正確——

在這間教室裡的正義，卻並非如此。

余奪走了他們多數派的樂趣，甚至還加以威脅，就此淪為可憎的敵人。

而敵人就該被踢翻踐踏，這才是正確的。

正如特攝英雄踢死怪人。

又或者用拖鞋拍死害蟲。

制止這種行為，彷彿那是壞事般加以否定痛斥，這才是豈有此理。

他們是正確的，余是錯誤的。

既然做錯事，就必須接受懲罰。

余被狠狠踐踏。

正如在那之前的●△同學一樣。

余被團結起來的正義夥伴們徹底打倒。

不過，這正是余的目的。

試驗成功了。

余被當作惡臭骯髒醜陋之物踐踏的同時，內心卻十分滿足。

「明白了嗎？」

余抬頭看向輕易倒向多數派，開始將余當成髒東西般對待的●△同學，愉快地說道。

「你的、你們的行動，全部都在余的預料之中。」

臉被踢了一腳。

「你們自以為擺出了強者的架勢，正在迫害身為弱者的余，事實上，完全是被余這個弱者操控著。」

又被吐了口水。

「這種情況下，究竟誰才算是強者呢？」

余滿面笑容地，闡述著自己的理論。

想必他們無法理解吧，余不無遺憾地這麼想著。

「你們說，這種情況下，哪一方才是支配者呢？」

沒有人去準確理解辭彙的意思。

將學校灌輸的正確答案老老實實信以為真，想都沒想過辭彙中蘊藏的芳醇含義。

早已停止思考，只在吸入氧氣、吐出二氧化碳。

啊啊，真是一群可愛的動物。

余想成為人類，而不是那種既沒有理性也沒有知性的野獸。

哪怕是偽裝的也好。

哪怕毫無價值，只是祖先依靠惰性延續下來的傳統也好。

余，至少余，不願因為在常識中這是正確的，就停止思考信以為真——余可是認真地以自己的頭腦思考，由衷希望能夠這樣活下去，所以才拚命想要成為人類的。

你能理解嗎，爵斯。

朋友啊。余就是這麼真摯地，純粹地，一直在努力著。

●△同學沒能理解。

其他人也是，沒有任何哪怕是一個人，能理解余。

大家都不理解究竟誰才是支配者。

不理解誰才擁有主導權。

余完美地操控了周圍人。

恰如其分地使用糖與鞭子軟硬兼施。

哪怕自己沾染汙穢也不厭其煩。

哪怕遭到痛罵唾棄也面不改色。

因為，余能切實感受到，完美支配並控制了他們。

這令人喜悅。

所以，余心滿意足。

在滿足之餘，還收集他們加害余的照片等證據，不惜辛辛苦苦面談、威脅每一個欺凌者——

讓他們明白，余隨時都能毀掉他們的人生。

\* \* \*

這個瞬間，一切都逆轉了。

他們從欺凌弱者的傲慢暴君，淪為悲哀的奴隸。

他們的人生，已經不再屬於他們自身。

日後，他們無論是多麼努力學習考進好大學，還是入職好公司獲得多麼崇高的地位，哪怕是尋覓到足以令全世界人羨慕的伴侶走進幸福的婚姻殿堂。

只要余拿出作為證據的照片和錄音，揭露「他小時候欺凌過同學」這個事實——一切就會瞬間粉碎。

一擊就足以毀滅他們。

他們明白這一點的瞬間，就淪為了對余唯命是從的溫順奴隸。

喂，就算再怎麼愚蠢，如今也該察覺到了吧？

究竟哪一方才是支配者。

究竟誰，才是支配者。

\* \* \*

「我算是知道了，圓果從很久以前起就是個極為陰鬱腹黑的傢伙。」

余的朋友小鹿爵斯，在他喜歡的咖啡廳裡（不過他喜歡的咖啡廳遍布全國各地，多到就連余都懶得數），以他一貫的高雅氣質說著過分的話。

五官完美到甚至令人無法想像扭曲的瞬間會是什麼模樣。

永遠散發著清爽氣息的嫩綠色頭髮和眼睛。

就連僅在一側耳垂上閃光的耳飾，也並未給他增添不穩定或不完整的印象。

啊啊，爵斯。

余無論如何都想要擁有你。

可是余並不知曉，何種方法才能將你據為己有還保住你的那份完美。

因為余只懂得將他人扭曲、玷汙，變成恰好符合自己喜好的模樣來支配。除此以外的方式一無所知。

所以，並不知曉在不弄髒你的前提下，該如何去得到你。

若是採用一貫的手法，即便得到你，那樣的你已經不再是余想要的你了。

「然後呢？」

爵斯不可能沒覺察到余那骯髒的欲望，卻還是一如往常以沒有絲毫渾濁雜質的清爽態度詢問道。

「那種噁心的往事，和你逃避工作之間有什麼因果關係？」

「余——」

余把頭靠在爵斯所坐的那把椅子的椅腳，仰躺在店裡髒兮兮的地板上，坦率說出了真心話。

「開始覺得無聊了。」

「嗯。」

「實在過於簡單，已經喪失了樂趣。」

「工作就是工作，是否開心並不重要。」

爵斯像對待寶物般小心端起茶杯，愉快地啜飲著蜜糖色的液體淡淡說道。

「想必你有滿腹牢騷和不滿，但就算不開心那也是工作，必須認真做好。」

「即使只會發生意料之中的事情？按部就班地解決既定的事，余從中已找不到絲毫喜悅了。」

「這是你的壞習慣哦，圓果。」

爵斯顯然對那杯茶更感興趣，總覺得對余說話時有些漫不經心。

「你總是放棄得太快。只要耐心堅持做下去，說不定就會發生根本意想不到的有趣事情。」

「基於經驗來說，這種可能性為零。」

「聰明的你能太過清晰地預見未來所以感到無趣，這就是不想工作的理由對吧。對你來說，人生可能如同在看一本內容早已爛熟於心的書一樣。」

爵斯珍惜地將紅茶喝得一滴不剩，然後似乎終於有心情搭理余了，他大膽地低頭湊近余的臉孔細看。

那雙眼睛，彷彿是尚未有人涉足過的豐饒森林。

「那麼，我陪你一起工作吧。」

「嗯？」

「你還沒有對我感到無聊。沒有完全看透我。所以才會和我待在一起，不是嗎？」

「是啊。對余來說，你仍然是極為感興趣的觀察對象。」

「那麼，對你來說仍是未知領域的我，陪你一起工作的話……」

爵斯一如往常，像是在解簡單謎題般說道。

「說不定會發生對你來說意料之外的有趣事情哦。這個世界，並沒有你以為的那麼單純。」

「你的意思是，混入你這個不確定因素，對余來說進行預測也將隨之變得困難？這樣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余便有可能感到愉悅？」

「嗯，就按照這個邏輯試試看吧。」

爵斯裝腔作勢地打了個響指叫來店員，動作嫻熟地結完帳，然後拎起余的後脖頸。一如往常渾身蠻力啊。這個長著清爽臉孔的可惡大猩猩。

「走吧，圓果。其他人已經先過去等著了。」

「就算你像這樣用強硬的邏輯和力氣自認為控制了余——」

「支配者也是你對吧。好好好。話說回來，正因如此，你偶爾也要給奴隸吃顆糖果，而不光是揮舞鞭子哦——主人。」

究竟哪一方才處於支配地位？

你說，這種情況下，哪一方才是支配者？

余尚未知曉答案，但也正因未知才有趣。

「好吧。沒辦法，真是麻煩透頂啊。」

余當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

所有的辭彙，都有可能蘊藏超出余認知的含義。

「今天也要像渴望獎勵的奴隸一樣。」

所以余今天也，至少今天，就暫且努力一下吧。

繼續活下去吧。

「同時，還要像剛得到新領土的王者一樣。」

只要這條命還在。

哪怕是偽裝的，也要當個這世上隨處可見的無聊人類。

# 03

## 無重力下的Flødeboller

久遠 舞珠



## 無重力下的Flødeboller

倒不是自誇，不過我的人生中有五次差點死掉。

第一次是嬰兒時期。

我被馬踢到導致差點沒命。

當然馬並沒有錯。錯的是無知、時機和運氣。

我曾是馬戲團的一員。

由一個身為小丑的男人，和一個如今甚至不便提及名諱的畸形女人所生。

所以類似於繼承家業那樣，我也從出生的瞬間起，就理所當然地身負加入馬戲團的宿命。

當然並不是被強迫的。

雖然經常遭受偏見，但馬戲團的成員們再怎麼古怪，也沒有世人以為的那麼偏離道德倫理。

他們就是普通的爸爸媽媽哦。

所以，我決定加入馬戲團這件事，完全是按照自我意願決定的。

因為我想成為爸爸那樣的人，彷彿施展出魔法般地讓大家露出笑容。

想成為媽媽那樣的人，無論遭受多少嘲笑和異樣的目光，仍然堅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永遠滿面笑容。

當時的我幾乎是不可思議國度的居民。

儘管身處在普通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的環境，我還是正派又健康地茁壯長大了。

這是自誇。大叔我很喜歡自誇。

但是我出生長大的馬戲團帳篷裡，理所當然地隨處散落著無數世間並不常見的古怪玩意。

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動物。

貓貓狗狗在世上本來就隨處可見，教牠們才藝又很簡單，所以馬戲團裡當然也有很多。

至於城裡少見的動物也有很多。

稀奇的有獅子、老虎、大蜥蜴等等。

還有駝鳥甚至虎鯨什麼的。

在這些滑稽有趣的「愉快夥伴們」當中，儘管不起眼，但從勞動力這一點來說，最強的是馬。

不但能騎還能運送行李。同時又能表演。

再加上馬有著討喜的臉孔，所以在馬戲團裡十分受歡迎。

我當然也很喜歡馬，正因為非常喜歡才去抱牠。

然後，就被踢到了。

當然馬並沒有錯。因為那傢伙個頭很大，多半是沒注意到我這個像豆子般渺小的存在吧。

想必牠是覺得有什麼東西黏在腿上。

就像覺得癢會想要抓一抓那樣，伸展了馬蹄。

於是就踢到我了。

我從這個笑話裡得到的教訓，那就是無論自己再怎麼喜歡，非常喜歡甚至喜歡得不得了，對方卻有可能並非如此。

還有，被馬踢到會痛得要命，也很有可能真的會死掉。

啊啊沒錯，我是當作笑話來講的，希望你能笑一笑哦？

\* \* \*

在那之後，我也不小心又好幾次差點死掉。

第二次是在我終於能正常走路和說話的時候。

在那之前我一直是被抱著到處走動的，不過按照自己的意願驅使自己的肉體，像玩玩具一樣，實在有趣得不得了，簡直痛快極了，所以我盡情地玩了「這個玩具」。

然後，就出事了。

這是理所當然的吧。

任何玩具都有建議的適用年齡。因為小零件有誤吞的風險。尖銳的玩具會劃傷幼兒尚且柔嫩的皮膚。

年幼的我當然不懂這些常識，所以出於小孩子自以為的無所不能，認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屬於自己，便隨心所欲地胡亂玩弄周圍的東西。

畢竟，那裡是不可思議的國度。

馬戲團的帳篷裡，到處都是令小孩子心生雀躍的有趣玩意。

比如五彩繽紛的接拋雜耍道具。

獨輪車，和輪胎特別巨大的兩輪車。

穿著走在街上恐怕會被報警抓起來的奇裝異服。

還有剛才也說過的稀奇動物，以及更加稀奇的藝人們。

就連漂亮大姐姐們的化妝用品，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也是玩耍的道具。

我在身體上塗滿化學顏料，模仿其他成員單腳站在獨輪車上！如果能順勢去走鋼絲，我應該會被當作稀世的天才馬戲團成員備受讚賞吧！

但再正常不過地，我摔倒了。

而且是臉部首當其衝。

具體來說就是一頭撞上馬戲團帶刺的大道具又或者小道具，沉重的金屬從眼窩刺進大腦。

不幸中的大幸是沒有留下後遺症。

這就是大叔我第二次差點沒命。

嗯？第一人稱和語氣偶爾會變得奇怪是不是後遺症？

這個語氣純粹是成長環境的問題！

對於年幼的我來說，周圍人，那些不可思議國度的居民——馬戲團的成員，一個個都是擁有難以置信絕技的高手。

我覺得每一位都是超能力者，身負神明賦予的特殊能力。

所以，我度過了一直在憧憬他們的童年時代。

理所當然地，變得憧憬起年長者。

正如普通男孩子會憧憬電視裡的特攝英雄一樣。

又或者憧憬偉大的運動員以及偶像一樣。

我呢，憧憬的是大叔和阿姨。

憧憬身邊那些很厲害的人。

\* \* \*

時間有限，我就加快速度說了哦～接下來是第三次和第四次！

第三次那個時候，我也已經開始像個學徒一樣正式參加馬戲團的表演了。

但終究只是暖場或者炒熱氣氛的角色。

比如穿著漂亮的衣服扭著腰走過舞台。僅此而已。

根本是連猴子都能做到的簡單工作。

我當然不甘心只是做這些，所以時不時就偷偷請教其他成員或者磨鍊才藝。

當時我最喜歡的表演項目是走鋼絲。

看起來就像在空中飛翔一樣。

彷彿擺脫了重力等等一切束縛，看起來很自由，讓我覺得表演起來一定很暢快。

順帶一提，我們馬戲團一直在環遊世界巡演。

所以我去過很多國家，感覺已經看盡了陸地上的一切。

當然，這也是年輕人特有的傲慢自大和不懂裝懂。

不過當時的心態差不多就是，既然已經看盡陸地上的一切，接下來不如連天空也征服吧？

所以才會憧憬走鋼絲。

空中飛人我也喜歡。

俗話說笨蛋和煙都喜歡往高處走。

當時的我差不多也是這樣。現在可能也一樣吧。

我好歹也擁有馬戲團的優良血統。所以從小記性就不錯，無論任何才藝只要訓練一段時間就能學會。

所以得意忘形之下，我就在爸爸媽媽面前表演了剛過學會的走鋼絲。

然後，就掉下來了。

原因不太清楚。練習時明明一次都沒有掉下來。

話說，偶像和馬戲團藝人嚴格來說並不一樣的，但同樣是舞台藝術，所以你應該能產生共鳴吧。

事故這種東西啊，偏偏總是發生在原本以為絕對不會出事的時候。

當感覺自己無所不能。

在確信今天一定能獻上最高水準才藝的那一天。

我現在已經明白了。這都是錯覺。其實只是因為過度練習、過度驅使身體到了極限，大腦分泌出類似於麻藥的物質讓人進入亢奮狀態。

所以才會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但那終究是錯覺，只是自欺欺人罷了——

即便能騙過大腦卻騙不過身體，於是就失去平衡掉下來了。

然後就差點沒命。很笨吧。

可以說是年輕氣盛。

至於第四次也差不多，我意氣風發地宣稱絕不會再像那樣搞砸～嘗試了比較簡單的踩大球表演。

結果從大球上摔落，還被大球順勢碾過去差點沒命。

當時好消沉啊。即便是大叔我也一樣。

難道說，我沒有天賦嗎？

我明明是偉大的爸爸媽媽所生的孩子啊？

結果卻不適合馬戲團嗎？

我從小時候就很樂天，那時候卻煩惱到臥床不起。

沒有人責罵過我。否定過我。

反而都很擔心我。

正因如此，我覺得無法讓那些溫柔的人露出笑容的自己實在太沒用了。

忍不住哭了出來。

在舞台上除了演出需要以外絕不能哭泣，我還接受過不哭的訓練。  
但當時太懊悔太愁悶，我還是忍不住哭了出來。  
比起受傷的痛處，我更厭煩自己的無能和愚蠢。

\* \* \*

「我能明白……」

突然，一直默默點頭、拚命聽著的甘樂千歲，以向來缺乏反應的他來說，很少見地用力點了點頭。

這孩子（說是「這孩子」其實千歲比我年長。儘管看起來很年輕，實際上好像是二十四歲吧？）的口頭禪可是「我不確定」、「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所以這個瞬間簡直該載入史冊。

「我能明白……我真的能明白那種心情哦。」

正隨口閒聊著，千歲突然緊緊握住我的手，一如往常莫名拚命地表達共鳴，甚至泛起淚光。

「是啊……這也難怪吧，肯定會受不了吧。」

潤澤的黑髮。

明明眼尾上揚卻莫名顯得軟弱的眼神。

總是一副彷彿置身葬禮會場般陰鬱消沉的態度，想必很適合穿喪服的他，像是宣讀訃告般繼續說下去。

「我也是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煩惱不已，因自己的無能為力而哭泣。」

這位憂鬱美人，真的眼中含淚如此說著。

「小舞珠——啊不對，是舞珠先生，明明總是那麼開朗積極。但是，原來就連舞珠先生也會有那樣的心情啊。」

千歲好像很開心似的微微揚起嘴角，發出微弱的笑聲。

很好，引起共鳴的作戰計畫大成功。

這孩子不知為何基本上都傾向於擺出置身事外、無論好壞都事不關己的態度。

如果能理解這些話是對他說的，真是再好不過。

這孩子應該是太謙虛吧，這固然是美德，不過就連在頒獎典禮之類的場合中，不知為何都會擺出好像自己是無關人士的態度，莫名站得遠遠的。

然後我和爵斯體貼地招招手（至於望見，就不必指望他會在這種方面費心了），他還會露出極為意外的表情。

自我評價也太低了吧……

所以即便得到誇獎，也會擺出對方是不是搞錯了什麼的態度。令人提不起興致誇獎他。

可是大叔我明明是最喜歡誇獎人的。

「但是，呃，你還好嗎？差點死掉那麼多次，有沒有受傷什麼的？」

「嗯。剛才也說過並沒有留下後遺症什麼的。大叔我身體很結實，如你所見活力充沛哦。」

「又、又自稱大叔……我經常在想，其實是我比較年長，總覺得呃，不過倒也無所謂？對不起當我沒說請不要在意！」

「好了好了，不要那樣本來覺得不對勁又自顧自接受。反正無論別人說什麼大叔我都不會生氣，馬戲團的成員早就習慣遭受偏見了。」

「對、對不起……但是，那個，我擔心會傷到你。那個，雖然我不確定，但我絕不是想說舞珠先生脆弱到會為這點小事受傷。」

千歲明明比我高，卻駕輕就熟地微微低頭抬起視線用可憐的眼神看向我，同時還扭捏地擺弄著手指，然後突然——陷入錯亂狀態。

「啊啊，這句話也不該說出口的！聽起來像是批判對吧？我不是那個意思哦？啊啊，不行，我太不會說話了！該說什麼才是對的我不明白！」

若是放任不管，他大概會陷入無限自我否定中，那樣對誰都沒有好處，所以我適時打斷他把話題拉了回來。

對於這種情況，我也已經漸漸習慣了。

唉，真是的。

「所以啊，其實大叔我想說的是——」

我用手帕幫哭哭啼啼的千歲擦拭眼角（不知為何他哭得一塌糊塗……），同時清清楚楚地把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告訴他。

真希望能傳達給他。

不，準確來說傳達某種資訊正是馬戲團成員的工作。

「即便是出錯差點死掉那麼多次的笨蛋，如你所見也能若無其事嬉皮笑臉地活著哦。」

我當然有認真反省，而且大前提是絕不會重蹈覆轍。

但這個世界並不是難度高到不合理的垃圾遊戲，不是區區一次失敗就會讓一切完蛋。

我願意相信是這樣，也確實這樣相信著。

這個世界有時候確實很殘酷，不懂得他人感受堪稱人渣的傢伙也多到數不完。

但這裡確實也有很多像爸爸媽媽那樣溫柔的人，世界並沒有脆弱到會因為區區一個人類的小小失敗就全面崩潰。

「所以啊，千歲。」

眼前的千歲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反過來握住他的手，露出笑容。

和平時一樣的笑容。

因為我很喜歡笑容。

無論是自己笑，還是看到別人笑，我都很喜歡。

「不必因為出了一點點錯，就那麼耿耿於懷。」

「……………」

「再說，這點失誤小到根本沒人會察覺。聽到你說『對不起，今天的演出，我開口唱歌的時間晚了0.2秒，真的對不起』，大叔我反而會很驚訝啊。」

「可是，我……確實開口比較慢……我覺得必須道歉……」

「千歲在舞台上明明是以開朗天真的人設為賣點的，為什麼下了舞台之後瞬間就會變成徹頭徹尾的暗屬性呢。難道是雙重人格嗎？」

「因、因為在舞台上，我決定要貫徹那種人設。但是，事後回想起來才發現實際上頻頻失誤，真的很抱歉。」

「嗯。反省確實很重要。但是，也不要耿耿於懷到想要上吊哦。」

我晃了晃剛才從千歲那裡奪過來的繩子，嘆了氣繼續說道。

「大叔我差點嚇死了哦。剛回到宿舍就見到臉色慘白的千歲從墊腳凳上突然跨出去吊在空中，這個驚喜也太大了。」

「對不起啊……我會好好死掉的……」

「不不都說了不要死啊。那種自殺才藝，觀眾要是看到會嚇破膽的，絕對不要在舞台上表演哦？不如說，大叔我以前輩的許可權命令你，今後禁止再犯！」

「說到前輩，其實是我更年長……不過，也對，論資歷是舞珠先生更長。」

「畢竟大叔我從出生起就是馬戲團成員。」

其實我覺得有點麻煩（相識時間最長的爵斯，能耐心地一直照顧這種狀態的千歲，我覺得性格也蠻奇怪的），所以我決定結束話題。

總之，成功阻止了夥伴自殺。

同時也傳達了我的想法。

不，還是再傳達一次吧。

「你死掉的話，我會難過哦。」

雖然平時在夥伴面前我都自稱「大叔」（審美尤其高的望見對此極為嫌棄），不過在說正經事情時我還是會拿出正經態度。

「所以，請不要死掉。今後也友好和睦、滿面笑容地，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會努力的……對不起啊，好像讓你擔心了。」

千歲似乎也聽懂了，一如往常拚命地不停點頭。不過，他又有點疑惑似的突然歪了歪頭。

「……咦？」

「嗯，怎麼了？」

「說起來，舞珠先生，你不是說人生中有五次差點死掉嗎？一二三四……咦，我好像只聽到四次？對吧？」

「啊啊對了，忘記講結尾了。明明很重要的。」

我把手裡的繩子纏在自己脖子上，緊皺著眉頭開口。

大叔我啊，最喜歡像這樣擺出了不起的態度滿臉得意地說教了。

「人類總有一天會死。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朝著死亡前行。無論何時何地，死神總是站在我們眼前輕佻地笑著。」

我很能言善道吧。你覺得如何呢。

你會露出笑容嗎。

「我們隨時都處於瀕死狀態。我正面臨第五次瀕死，但正是因為仍然活著才寶貴不是嗎？」

你也是這樣寶貴、我所尊敬所愛的人類之一。

所以活下去吧。沒必要急於赴死。

走鋼絲這件事啊，唯有抵達終點才能贏得滿堂喝彩。

04

反正Brownie也不明白

甘樂 千歲



## 反正Brownie也不明白

我可能沒有作為大人的才華。

每次報稅期來臨時，我都會這麼想。

因為從事偶像這種不穩定的工作，一年的收支計算和其他事都亂成一團，自己作為步入社會的人——作為大人，有多麼不合理也不合適，都會在這一刻顯露無遺。

所以每年這個時期，我都會心情憂鬱。

雖然平時也憂鬱。

但這個時期——冬季尤其嚴重。

再加上又冷。

我養在自己房間裡的觀葉植物，天氣這麼冷時也會沒有精神。

每當看到枯萎的莖葉、從乾燥的泥土中隱隱露出來的根部，我都會被自責念頭深深折磨。

對不起。

對不起……

明知道你們不耐寒，還為了療癒自己買下你們，拘束在小小的花盆裡剝奪自由——以及其他選擇。

既然無法妥善照顧，我根本就沒有資格養任何東西。

\* \* \*

那孩子被遺棄在街角。

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雖然在日本幾乎不可能，但在海外時不時能見到街頭流浪的兒童。

那孩子，想必就是了。

真可憐。

是不是和父母或者監護人死別了呢。

所以失去容身之處，只能蜷縮在這種街角呢。

後來問他本人才得知，其實是為了獲取周圍人的同情，才刻意在水坑裡打滾弄得渾身泥濘。

但當時的我，尚且堅信自己應該能做些什麼。

出於這種程度的自尊心，我滿懷同情地開口問道。

「你還好嗎？」

「……………」

那孩子連頭都沒抬，僅僅從罩在頭上的破舊外套縫隙中瞥了我一眼。

那是打量的眼神。

當然，當時我並沒有什麼觀察能力，那孩子也並未做出連我這樣無能的人都會覺察出可疑的舉動。

所以，這應該也是我的臆測吧。

可能不過是把過去的記憶扭曲成對自己有利的模樣而已？

好想死。我真的是，完全無可救藥啊。

「你在這裡做什麼？迷路了嗎？爸爸媽媽呢？」

「日本人？」

那孩子的回應，和我想像中有點不同。

所以我一時反應不過來有些困惑，那個渾身髒兮兮的孩子卻露出異常整齊潔白的牙齒——換言之就是露出笑容說道。

「咬字發音有些偏差，屬於愚蠢刻板的義務教育帶來的惡劣影響。這就是所謂的日式英語吧。」

那孩子基本上沉默寡言，和初次見面的人說那麼多話應該很罕見。

或許是久違地遇到同鄉很開心吧。

雖然我不確定。又或許不是，畢竟他應該沒有那種樸素的人性。

「名字是？」

他反客為主地詢問起來，我下意識地做出回應。

透露個人資訊時本該謹慎選擇對象。

明明已經為此多次惹禍，失去了很多東西。

「我叫甘樂……啊，全名是甘樂千歲哦。」

「甘樂？真少見的姓氏啊，具體是哪兩個字？」

「你不問名字怎麼像女孩子嗎？」

「看來你經常被這麼問，不過余煩透了那種類似於世間常識的東西。或者說，對那種村落社會特有的束縛厭惡至極，所以，才會像這樣在異國他鄉的街頭流浪。」

那孩子邊說邊用彷彿對一切都感到絕望的眼神，繼續估量著我的價值。

「而且，余也被這麼問過千百萬次，實在受夠了。」

然後他像是對什麼感到滿意了似的點點頭，朝我伸出手。

「余是名字和外表都像女孩子一樣的圓果望見。」

這就是我和那個最惡劣的寄生蟲，沒血沒淚的軟飯男——準確來說是現在作為夥伴一起活動的圓果望見先生，相遇的經過。

雖然他最近好像迷上了爵斯先生。

但實際上，最先發現那孩子，並且把他撿回來的人是我。  
所以，真的，那個，對不起哦……？

\* \* \*

「為何突然道歉？」

在我的哭求下，望見先生正在替我處理報稅文件（這孩子不懂愛，但只要支付等價報酬，就會出乎意料地熱心），同時滿臉嫌棄地問道。

當他這樣扭曲臉孔，那極具壓迫感的美貌會顯得兇惡至極。

嘴角咧得充斥邪惡氣息，甚至令人覺得沒有露出獠牙很不可思議。

蘊含暗沉色澤的紫髮，彷彿回濺的鮮血乾涸而成。

而瞳孔中所寄宿的，是虛無。

這就是他，自相遇的那天以來越來越不健全地扭曲成長的那孩子，圓果望見先生現在的模樣。

「而且，你從剛才開始一直在對誰說話？你眼前只有牆吧？」

「欸，我不確定——」

最常說的口頭禪脫口而出，然後又為此愧疚，說了第二常說的口頭禪。

「對不起。」

「沒必要道歉哦，千歲。」

圓果先生單看外表就像充滿慈愛的女神一樣，偏偏卻會說些不堪入耳的難聽話。

「余對你的一切都已經毫無興趣。無論你在哪裡做什麼說什麼，對余都沒有絲毫影響。不會受傷也沒有任何感覺。」

一如往常。

「所以，完全沒必要道歉哦，千歲。」

「如果只截取這麼一句倒是不錯的台詞啊？多餘的鋪陳會不會太長了？」

「對了，說到多餘——」

望見先生一邊奮筆疾書，一邊微微歪頭。

「因為對你沒興趣所以不太清楚。你為何要胡亂做這麼多額外的工作？」

「欸？呃，我不確定——」

「無論任何問題都以『我不確定』來作答，會讓提問變得沒有意義，能不能改改這個壞習慣？」

余想要的不是道歉而是解釋——望見先生面無表情地打斷我。

因為他真的是除非必要就什麼都不會去做的孩子。

想必也不會覺得有必要為了我驅使臉部肌肉吧。

不如說能像這樣正常和我交談，讓我覺得今天他心情可能還不錯。

「你在笑什麼？把麻煩的工作推給余來做，心裡很得意？」

「沒有，我只是在想望見先生心情好像不錯，好開心啊。」

「余的情緒和你的情緒之間有什麼因果關係？」

「啊，剛才的提問，回答是——」

雖然就算不回應期待望見先生也不會生氣（因為他對我根本就沒抱有任何期待），但他好像想要個解釋，所以我就試著解釋一下。

從初次相遇以來，我「飼養」了這孩子兩個月左右，也因此一定程度上學會了該如何與他相處。

簡單來說就是，不要奢求太多。

只去做該做的事情就好。

這就是飼主的責任。

只要不求回報，換句話說就是不去指望得到笑容、感謝的話語、愛等等，這孩子就會當個極為乖巧的寵物。

比起一般的貓貓狗狗，其實好養很多。

不過大多數人在尚未理解他的這種天性以前，就會受不了放手了。

實際上，我也兩個月就撐不住說了再見。

「因為以前的習慣，我不知不覺就會做很多工作。」

「這會讓收支計算變得很麻煩，能不能別這樣？如今靠正業就已經能賺到足夠的錢了吧——無需再做兼職啊？」

「但是，我不確定什麼時候就會被拋棄。而且實際上，相比其他人，我既沒有才華也沒有成績。」

「請不要誤會。你所欠缺的何止如此。比如，像是華麗感、社交能力等等。倒不如說，你究竟擁有什麼呢？」

「嗚嗚，被用鼓勵的語氣狠狠批評了。」

「想要得到誇獎就支付等價報酬。」

「嗯。這就是望見先生呢。」

不如說，我覺得言行像他這麼一成不變的孩子恐怕也很少見。

雖然感覺比起從前越發在加速扭曲，但不過是純度和濃度有所增加而已。

他的內在似乎有著堅定不移的核心，令人十分羨慕。

而我，則極度地，左搖右擺。

「所以，呃，剛才說到哪裡我有點不確定了。」

「剛才在問你，為何要胡亂做那麼多工作。」

「我回答了是因為習慣啊。你不明白嗎？」

「余疑惑的是你為何會養成這種習慣？作為追加提問，這個習慣不能改掉嗎？」

「嗚嗚，一次問這麼多我也搞不懂，別這樣好嗎？」

我努力地在腦海中咀嚼這些問題，想試圖給出回答。

我實在不擅長對話。世上的大家都好厲害。

正不知該如何是好，望見先生突然喃喃低語起來。

「……人們總是假裝明白，假裝能互相理解，實際上什麼都不明白，只不過在做出對話成立的樣子罷了。」

「嗯？」

什麼意思？

「就這一點來說，能清楚說出『不明白』的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稱得上高尚。」

「欸，這莫非是在誇獎我？那個，我該支付多少報酬？」

「余也是會極罕見地免費誇獎別人哦？」

這個態度應該是因為不小心破壞人設誇獎我，不，準確而言是說了些類似於鼓勵我這個總是心態消極之人的話語，所以有點害羞吧。真可愛。

「所以，能不要毫無意義地露出笑容嗎？如果換做余以外的人已經不爽到要動手了哦？」

「嗯。對不起，不過這也是習慣。」

只要一直掛著笑容，即便不擅長說話也能矇混過去。

大家都會接受。

這就是屬於我的處世之道哦？

「你也蠻扭曲的啊。爵斯是個極端的人，所以很惹人憐愛，而那個新來的舞珠，看起來健康坦率，實際上人格也格外偏頗。」

今天一反常態地健談呢，望見先生。

可能是報稅對他來說過於簡單，所以大腦太閒吧。

「舞珠先生是個好孩子哦？」

「只不過是以普羅大眾有好感的形式扭曲著而已吧？」

「對不起。我不確定。」

「你總是這樣。」

可能是厭倦了和我的無意義對話，望見先生稍微重新確認一眼文件之後，便禮貌地遞給了我。

「邊發牢騷邊做，不知不覺間已經完成了。所以，剛才的提問你也不用回答了。」

「望見先生，真不愧是只要肯做就能做到的孩子啊。」

「只不過是你過於什麼都做不到罷了。」

「嗯。即便如此還是想要相信自己或許也有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忍不住嘗試各式各樣的工作，這樣很糟糕吧。」

我一直想成為對別人有用的人。

不，準確來說是我誤以為自己能做到這一點。

\* \* \*

以前，我確實是只要肯做就無論什麼事情都能做到的孩子。

我沒有作為大人的才華，作為小孩子卻堪稱才華洋溢。

足以讓同齡孩子羨慕不已的事情，我全部都能做到。

我擅長賽跑，棒球和足球也很厲害。

無論語文數學還是其他學科，大多都是滿分。

流行的遊戲總是比其他人更快抓到訣竅，獲得大家的連聲稱讚。

在卡牌遊戲大賽上還拿過全國冠軍哦。

但是，這一切，在成為大人之後卻派不上任何用場。

——學校裡所學的東西，在社會上有什麼用？

每個自作聰明的孩子，都會有此一問。

我的回答是，嗯，毫無用處——沒錯。

很遺憾。

我作為大人很無能。

就連報稅都做不好。

還不只如此，正如剛才望見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我甚至沒想過雇用會計師。只會抱頭苦惱，怎麼辦，我不會做啊～

儘管這是任何一個大人都能立刻想到解決方案的事情。

我作為大人完全派不上用場。

只是個什麼都做不到的廢物。

但是啊。童年時期被人百般吹捧產生了自尊心，總以為自己只要肯做就能做到——現在之所以派不上用場，一定是因為沒有選擇適合我的工作。

我拚命幫自己找藉口，直到現在，仍在孜孜不倦尋找著只有我才能做到的事。

大概，雖然我不確定，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哦？

「所以，你為何對著牆壁說話？」

對不起。因為一旦面對面我就會完全搞不明白什麼是什麼，所以好像養成了儘可能不去看著對方說話的習慣？雖然我不確定？

「——對余來說，你是個派不上任何用場也令人提不起興趣的無價值之人。」

來了。又是一貫的欲抑先揚，不對這次連揚都沒有吧？

「但是，和你相遇的那一天，余已經蜷縮在街角裝作可憐的流浪漢整整三天三夜——」  
為什麼要做那種事情？

即便這麼問，也會一如往常被望見先生那套長篇大論的獨特邏輯搞得頭腦混亂，這是顯而易見的結果，所以我什麼都沒問。

雖然我的口頭禪是我不確定、我不明白，但並不表示我喜歡這樣哦？

大概，又是望見先生素來特有的某種實驗吧。

「擔心那樣的余，並未懷疑余是裝作流浪漢的小偷之類的，沒有任何目的只是單純來搭話的人——」

對望見先生來說，我不屬於感興趣的對象，有關我的一切這孩子都會轉眼就忘記。

他能清楚記得當時的事情，或許意味著那個瞬間的我，對於這個無論怎麼想都是異類的不可思議又偉大的寄生蟲來說——也是值得產生興趣的存在。

雖然，我不確定。

「——真心親切地來搭話的人，就只有你一個。不如就將那份溫柔或者說是愚蠢，誤以為是你獨有的美德之類的吧？」

「哎，你剛才這是在誇獎我嗎？是在安慰我嗎？好開心～！」

「……………」

望見先生聞言露出彷彿寬恕一切、尊重一切的聖職者般的笑容，把好不容易做好的報稅文件踩得亂七八糟。真是個害羞鬼啊。

「就是這種地方哦，千歲。」

「欸，我的什麼地方怎麼了？我不明白？」

「這既不是害羞也不是別的什麼情緒。不如說，是余對你的這種地方，如今似乎仍然抱有一絲興趣。」

「欸欸，所以到底是什麼地方？我不明白啊～？」

「雖然普羅大眾應該會有不同意見。但你就保持現在的模樣吧，原原本本的你已經足夠有趣了——沒有必要勉強改變哦。」

望見先生邊像這樣說著不可思議又令人聽不太懂的話，邊從頭開始做剛才被他自己毀掉的報稅文件。簡直像在冥河河灘壘石頭一樣？

「能觸動余的內心、讓余產生興趣的存在已經不多了……你的存在本身對余來說就是報酬，所以余會把這份報稅文件代為完成的。」

嗯。這倒是很值得感激，但不要又自己毀掉哦？

雖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的心情，但反覆推倒重來做同樣的事情也太沒意義了哦？

「余早已對一切都提不起幹勁，所以絕不會做沒意義的事情。剛才的行為，也具有向你表達自己心情不快的意義——」

嗯。一如往常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不過對我來說反正什麼都不明白，所以倒也無所謂。

畢竟我沒有作為大人的才華，作為小孩子卻才華洋溢。

就算不明白邏輯，只要感到幸福，我就會露出笑容。

